



5-18  
1169  
14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  
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  
性餘皆為學修身之事

陽貨欲見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焉去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各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季平子卒既葬欲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



○正義五陽貨陽虎也蓋  
各虎字皆○豚豕之小者  
○蒙引豚饋也與也○問  
何以知豚孔子豚之為  
下也曰若木下孔子何  
往拜之若非貨有意欲  
孔子亦豈肯用意於  
之乎○問子見南子何  
見陽貨曰南子小君也陽



○賈氏 謂國命者也。孔子  
何為在見之。他當時若不  
來加禮。孔子孔子亦何故  
要與他往還。

○滕文公下註。云陽貨於  
魯為大夫。孔子為士。  
○漢書蓋能視目擊。

○焦氏 謂錄曰。古來奸雄  
行事。未有不假託名義者。  
陽貨當時奔奔。曰吾將張  
公室。卽此言。視之陽貨之  
從亂亦自以為不失時從  
事而救邦之迷亂也。故以  
懷寶失時譏夫子。

○徐若泉曰。兩不可皆陽  
貨自言也。故下文以孔子  
自別之。

○牛春守曰。吾將仕矣。欲往公山佛用之召。俱是聖人應召。惡人之微。推所謂不惡而嚴。補救不測。

論語卷之十一

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  
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駁  
孔子之亡

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處。 豚蓋以大夫自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失時。吾謂知也。曰。不可。曰。月幾矣。

歲。我與孔子曰。諾。將仕矣。  
好。亟。知。 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取數音  
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

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  
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  
與辯。

若不諭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  
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  
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  
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  
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  
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  
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論語卷之十一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

耳虞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

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

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

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

賜貨數曰此不足責孔子亦取亡不幾於不誠乎宋

子曰非不誠也彼以職亡來我亦以職亡往一來

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栗氏曰小人

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

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

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

亦無所許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太

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虞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

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

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

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真楊氏曰揚雄謂

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誠身以信與神同道非

知孔子者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誠乎曰有曰焉誠

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

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

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所以



信道吾未之信也

字如宋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及見之亦近於誠身却不知

聖人是禮命去見他不為誠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啟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孫離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誠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揚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誠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雖勉於賢之聞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于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但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在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未備具○劔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所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辟孔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若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寬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實事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還見之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則中非中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誠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



○黃氏曰抄錄二章論語  
謂云性相近者性者此理  
是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  
以生者也云如桐梓之生  
一也而枝條華葉之橫斜  
疎密則無一向然要其所  
以爲桐梓者必相若也此  
相近之說也云今世學者  
言性之多也無不知其性  
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  
可乎  
○存疑云此所謂性兼氣  
質而言以理兼氣故曰兼  
○蒙引云以其初而言此  
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  
對初字言

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  
愈剛直不謂此其所以爲堯中之效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  
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  
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  
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未知也粹者  
能之雜者不能也宋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  
翁云天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  
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

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

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孔子是兼言何相近之

有哉宋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

般無相近○性是天赋予人只一團氣質所稟  
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  
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積  
於質而性具焉○質也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  
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  
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  
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  
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  
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求至如所謂之遠耳○天命  
之謂性則通天下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  
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



此而言也。○兩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且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

詞也。○習字性成太甲上篇之

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慥慥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慥慥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慥慥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采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日進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真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濳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



爾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而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來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皇極外篇曰莊子著盜師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下愚不移故也  
○行明云此又發上章未盡之意

○存疑程註是說不肯移身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肯移家引曰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可是以不能同處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此說可以斷之矣

○孟子離婁篇云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與義謂之自棄也

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 ○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然也語其

亦則有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

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宋子曰

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

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

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

過人乎格猛獸新安陳氏曰死商紂強足以拒諫

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

不可與入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

於善耳則誠愚也宋子且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

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

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

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

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

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善其為同習與性

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

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

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自不可

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

理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

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

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

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向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

○蓋法曰德義相順曰紂

○新安陳氏曰

○問集註謂氣質

○習與性

○程子無不

○宋子且性相近

○死商紂強足以

○聖人以其自絕

○問集註謂氣質

○習與性

○程子無不

○宋子且性相近

○死商紂強足以

○聖人以其自絕

○問集註謂氣質

○習與性

○程子無不



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智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  
○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  
○賈氏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國曰：此與上章實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鄭申甫曰：制樂正用牛刀，以可大用之道而僅試之於小邑，有惜其不得大展，意非謂小邑不必用此大道也。  
○章句：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有德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

○蒙引：禮樂不專指絃歌，惟以其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歌。絃歌特禮樂中物事耳。



信而已故易使也。○覆峯篋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友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賦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閉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三身之禮樂。一家有三家之禮樂。一邑有三邑之禮樂。以至推

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半斤者謂其治小以天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本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洽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



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耶○厚齋  
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  
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  
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  
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  
語也○賈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  
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禮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  
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  
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  
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  
禮樂即是學道○勿軒饒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  
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  
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  
故上焉教此教知有撫下之仁  
下焉學此教知有事上之義

○熊汝曰魯人小宮遊覺而召聖人分明無為惡之志故夫子云  
○虛語曰弗擾孔子欲往者孔子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當  
辨此魯人執魯邦城之中而唯若不得他朝化魯未可為也故夫子始欲往焉耳  
○人物考云弗擾一魯不  
知字子洩李氏家臣也

### 公山弗擾以費畔季孫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厚齋

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二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  
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  
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一  
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  
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法言知其好則神尼則

子曰夫為我者吾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豈其為東周乎

夫音

豈徒哉吾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

下無不可有為之亦無不可以過之人故欲往然而

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曰公山弗擾以

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求知其術耳

孔子而不欲往是入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

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

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

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脫

召亦然○采子曰夫子云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

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

如何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

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

用我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

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

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高

○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

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與得周道曰

論語大全

卷之七



夫

○黃葵峰曰言使魯奉行周道於東不是欲魯為天子繼文武而治也○按此古存疑意同  
○吳省菴引躍云書為東周非欲使魯為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於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於道意

○蒙引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乎定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禮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胡更及欺人無所憑准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敬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敬則有功人者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

○存疑考恭見信敬惠皆是求仁工夫  
○鄭申甫曰折而高之曰恭寬信敬惠合而高之只是仁

○蒙引心存則理得不可分此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偏信則心不僞敬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有故心存則理得矣

言言

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不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為臆度○雲峯胡氏曰問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也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之曰恭寬信敬惠則不得寬則得衆信則人往

焉敬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敏字於求其又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意忽總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能○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事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



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  
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存間斷之時則必矣  
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下  
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  
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  
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爲因子張所不足  
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  
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  
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  
**張敬夫曰能行此**

**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

**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  
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  
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  
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

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爲子  
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恭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  
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  
**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  
軒以公平周遍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  
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  
恭爲主亦與胡氏釋子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爲主  
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  
**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  
也故朱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  
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  
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批論語後數篇間不類



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極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胎孕欲往。佛音彌。胎許密反。

佛胎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卒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黃者南也。聞請夫子。自親於其身。為不善者。

子入也。佛胎以中牟。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胎之澆也。夫子故問此。以正夫子之行親。

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流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

以此。太子之行取。○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流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成。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胎亦豈能流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自堅乎。磨而不磷。不白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公

不磷。磷力刃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今江東皂泥。○磨。土。今江東皂泥。○人。人之不善。不

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

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公

○正善不佛胎。為言。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叛。

○有疑佛胎者。趙鞅之家臣。因軟叛。而亦欲中牟以叛。

○蒙引云。君子不入。以其能流人也。予之往也。如之何。何忘其惡。流也。

○存疑不蓋。不善不入之善。為堅。自不足者。言也。堅自若足。又不可以此論矣。

子路之言。以之自處。則可以之處。聖人則非也。

○徐岩泉曰。古人有守堅。自之。守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是也。然堅自是。執方之論。乃是一節。

○夫子存神過化。之極。不問。故夫子曰。君子不入堅。







置於無用之地吾負此道  
而置之無用之地亦虛生  
也天之生我之意不然○  
此必夫子因偶見匏瓜而  
云然如指其堂之意就所  
見論即詩人因物起興之  
意

○焦氏筆乘第一臨川人  
應楓之天文圖有匏瓜星  
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  
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  
徒繫於天而不可食焉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  
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論語卷之二十七

為之微機在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  
不言之表者

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  
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  
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  
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  
之智也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  
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  
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  
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復可往  
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  
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驗之爾子路於公山氏

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  
流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流已之意○夫子於佛  
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流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真  
箇要去○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  
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  
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一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  
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  
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開露有些光明又  
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  
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  
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  
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  
未欲平治天下則在甯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  
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  
久者有不  
可教也

論語卷之二十七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

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

還坐而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存疑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為愚所蔽餘做此○學所以去蔽也○不學則有所蔽○蔽字要看得明白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當面破物蔽了都不見得却見從偏旁去愚蕩賊絞狂皆見從偏旁去了○蒙引曰蔽遮掩也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及其全體也如其蔽也愚則其仁亦一偏之仁而非正經全體之仁矣餘做此

○濬伯篇注者意切也大全朱子曰經如羅兩頭絞得緊都不寬寬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空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

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

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信而不明理則不處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

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為剛有

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

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



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章，故其蔽絞者諛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關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窻而蔽矣。○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

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天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太自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太且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入所難知，偏則窺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辭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太且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蔽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九切子路好勇



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昧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朱氏公遷曰夫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為血氣之勇也。若下莊子之勇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為理義之歸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擊。

○蒙引云此字字指讀讀不必兼知行下文多識字如何兼知行。○又曰關雎性情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誦關雎鄭衛之詩則可感發志意。

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以為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己然後四語皆下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群。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蒙引云南土化大行秦離王教始衰誦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矣。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因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己之得失。

○又曰天保之視君鹿鳴之燕臣諷之則知和而不流矣。



可以怨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未婦棠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棟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蒙引凱風之怒親衛有女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自責猶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是怨而不怒矣

○蒙引關雎鳩鳴桑白駒之類鳥藟葍葍來苑柳棠棣之屬則鳥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

○是經則指詩而言

○蒙引云此為字專指論語正與孟子高叟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

○存疑正牆面而立止面背牆而立也且正牆面側用耳

經者所宜盡心也

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利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

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

周南召

實照反

南詩首篇

各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齊家之

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

行。○子且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宋子曰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厚齋馬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生身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

○詩在召手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詩中甫曰下乎哉警醒人處竟不說破

○樂引聖人莫禮樂之為禮樂非末文所能及也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禮玉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天神蒼璧地黃琮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黃又典瑞職璪圭璜璋琮以觀聘刻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後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末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

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

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

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

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通考宋氏公遷曰女為周南召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誦詩三有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文曰璪○世本云惟作鐘  
金音也。秋名云鐘空也。空  
內受氣多。故其聲大。樂記  
云鐘聲鏗鏘以立橫。橫以  
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  
臣○少昊氏始作鼓。革音  
獨風。大司徒。鼓人掌六鼓  
鼗鼓以祀天神。鼗鼓以祀  
后土。路鼓以祀宗廟。鼗鼓  
以行軍。鼗鼓以勸工。晉鼓  
以作樂。小鼓曰鼗。又曰鼗  
存柄曰鼗。大鼓曰鼗。樂記  
曰鼗聲之聲。誰以立。鼗  
動以進。衆君子聽鼗聲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角。角  
也有五色。東角而加。鼗于  
其上。行人親執。以將命。周  
禮。小行人。六幣帛以璧是  
也。虞書云。脩玉。禮。五玉。三  
角。謂朝覲五等諸侯之玉。三  
角。謂朝覲五等諸侯之玉。三

○蒙引倚荷也。謂之荷者  
人之所倚也。身所掛荷也  
○程註必相統屬。禮也。必  
相聽順。樂也。

鼓以發之。周未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  
○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  
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  
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  
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  
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  
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  
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  
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  
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  
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  
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  
禮樂也。○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  
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

角。謂朝覲五等諸侯之玉。三

兩荷。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  
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  
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  
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明氏曰。程子欲人知  
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  
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  
又見禮為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  
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  
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  
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  
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  
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一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峯



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入而不仁如禮何章  
集註舉季氏人心已矣亦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  
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  
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  
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  
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  
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  
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  
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厲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與  
平聲

○徐欽哉曰荏與厲俱是  
不好字面緣他內荏所以  
微出色厲亦將以其色厲  
蓋其內荏不知羊質而虎  
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  
不至取露者  
○捕訓云穿窬者為小民  
巾之盜色厲內荏者則亦為太人巾之盜矣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

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是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  
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  
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  
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  
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  
饒氏曰色不止顏色也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  
論篤為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  
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  
盜○至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  
之太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  
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  
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區中子曰鄉原只是  
鄉原人而已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

此與似是之君子

命語

卷之七

七



之無神關然相世。衆皆  
 德之自以為是而不可  
 入堯舜之道蓋似是而非  
 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  
 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  
 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文  
 帝也。只字得鄉愿然不曰  
 三代而后有德之君。致治  
 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  
 只是鄉愿則鄉愿有何不  
 可儒者大言乃爾。  
 ○孟子盡心下向於流俗  
 合乎汚世。  
 ○蒙引云似德非德則亂  
 乎德矣。孟子只言似德非  
 德。德者中庸之道也。又云  
 天下之正理。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謂在正。鄉原鄉人  
 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慤也。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

獨以愿稱。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

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

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歟。其稱原人而必

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夫子以其似德

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原也。夫子以其似德

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

見形句。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

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

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

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

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乃甲隨

而隨俗之人。乎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

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

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

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所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

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

也。○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

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

使入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

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為廉潔。以

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益。使人視之似

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

足以善。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



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之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徇各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感入，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感入，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多識，如前言往行，去以畜，反其德。○新安倪氏曰：此

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宋子

○蔡虛齋云：道，眼下列也。途，是前頭路。謂在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德之棄，與上章言德之賊，其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

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以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蓄，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已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文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







○蒙引曰許昌地各就是  
姓。蓋之字也。性理中載朱  
子曰胡安國字問多。得穎  
嘗新裁之。啓發後得之上  
秦為多  
○伊洛淵源載胡公行狀  
有曰胡公入大學。同舍有  
漢昌新裁之。嘗聞西洛程  
先生之學。獨奇董公。論  
經史大義。公以見學商盆  
強知識益明。文辭迥出流  
輩。

諸言大全 卷之七

子佩錄是溪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疥。是尋惡  
弒交。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  
之一字。  
○胡氏曰。許昌新。居觀。裁之有言曰。士之品

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氏且功

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

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

也。嗟。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

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  
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猶。而  
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

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觸。然其  
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疥。瘡  
不惜身命。大則弒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  
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  
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  
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  
天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  
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  
○胡氏曰。斯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  
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  
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  
也。願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  
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視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  
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  
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  
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下

諸言大全 卷之七



○蒙引云或是在之下。或者不致突然之降。

言言六卷之十七  
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既得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百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在之亡也無通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不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所謂疾今亦亡與無之傷俗之益偷也厚齋馮氏曰或是在之亡也

敢為決然之辭  
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巳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木

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廉謂稜肉峭與峭

厲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

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

○蒙引云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  
○有疑曰忿戾忿也是個剛惡模樣疾華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是個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矜直了  
○唐書卓行傳云節義天下之大綱撥亂法也防也



○蒙引曰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若夫滂念及語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此不可不辨潛室陳氏之說所以害道也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三疾不可復要峰分知行此章不與古語及史之詞文同都是傷俗之言

異矣。陳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真。侷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徼直則變而為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古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熾。豈賢者不如古。良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止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別。後世

○姚承菴曰此猶詩之興。○蒙引云上一句起此一

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偏。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仁

重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重平出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雅聲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

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

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

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

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通

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之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三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直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

物上一句未用也字下句未用者字○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感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感人○五方色東青為木南赤為火西白為金北黑為水中黃為土五者相生皆正色也以木克土青黃合成綠以金克木白青合成碧以火克金赤白合成紅以水克火黑赤合成紫以土克水黃黑合成黧故五者為間色不正也

且如以采染紫一名染字以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感人之觀聽

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

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

**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之不惡者以人心自

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

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

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

值時節難得恰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當屈於邪

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

論語



○徐若身曰道不在言夫  
子然而識之一句殆因  
○夫子不得也而有言不  
經之本皆具在人心。聖學  
只存心便了。日用動靜皆  
心之活潑妙處。無非性之  
天道經文。特其記籍耳。  
○王陽明詩曰從來尼父  
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  
悟到。鸞飛魚躍處。工夫元  
不在陳編。

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賞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獲久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口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得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動靜語默皆是。孔不

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味

聞性與不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旬流行之實。不待

○錢緒山精妙曰。天何言哉。節只說得個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藉說天不言已。亦不言便非夫子。只氣了。此論甚是。



○湯霍林曰時行物生正  
見天地流行即影出無行  
不可言意

○薛西原曰予欲無言寺  
川上之嘆同先儒泥守之  
一言專屬聖人謂聖人之  
動無非至德夫以動觀聖  
人方以言語觀聖人者未  
能相遠

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

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

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

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

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

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

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

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

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

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

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

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

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

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放

密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

切憤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程

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竟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

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

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

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文不知所疑矣○問予



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  
 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夫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  
 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  
 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  
 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  
 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  
 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  
 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  
 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  
 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  
 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  
 之實也程子謂猶愚問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  
 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  
 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

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貢之  
 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  
 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  
 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  
 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問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  
 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  
 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  
 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友病學者徒求  
 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  
 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能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  
 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  
 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  
 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  
 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  
 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



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  
 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  
 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俛  
 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  
 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  
 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予欲  
 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  
 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伴伴把作實事看若只就  
 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  
 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  
 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  
 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  
 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  
 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  
 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  
 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

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初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  
 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  
 晚年進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  
 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  
 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  
 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  
 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  
 言即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微菴程氏嘗提撥欲  
 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求得以無言也  
 不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  
 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  
 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  
 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耳  
 與言而不與之言失入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  
 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



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其切實。于此。宋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二字。卽是曰何言。卽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爲而發也。又曰在天之天。天人相贊。實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其所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見其黨

便之團

孺悲魯人嘗學于喪禮於孔子。記雜記血由之喪。魯學士喪禮士喪禮於孔子。哀公使孺悲之孔子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

○蔡晉江曰。南軒以爲。將命者聞之非也。將命者卽是孔子邊人。方其辭以疾之時。將命者豈有不知其非疾而必取惡而歌。方知。非自是使孺悲聞之。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黨時。下就取惡。使歌聲徹於外。意孺悲所聞耳。豈有人容然人直將命到主人。居處處耶。若此。則以疾將命者亦曉得是無疾了。○薛敬齋曰。孔子以疾辭。而小見。然又取惡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將命者王而不往。則然又出。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育王也。

○鄭氏曰。時人轉而借。上士之齋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慶陵方氏曰。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然後書明喪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故。

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者。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不知矣。離之以疾者。義不獨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

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存疑云。宰我患三年之喪之於禮樂。不知三年之喪乃禮樂之大者。



期周年也。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禮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

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感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燧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音昨

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燹燹掌行火之政

○焦滯園曰火之所存為燧鑽而取之  
○履盈曰改火者改田用也榆柳青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柞櫟白金色槐檀黑木色四時之色也○以一年言之穀之用者已沒新者又升且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迭改此言冬天運一歲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又何必三年云

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孔子

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

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已止也言期年

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

取下蓋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

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懼之實自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

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

桑柘黃柞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

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曠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燹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



○張養顏勉也勤也

○稻酒也宜不得名於五穀最貴儀禮大夫饋惟粢黍稷無稻禮記稱曰嘉疏五穀重禾麥也

○焦游園曰食稻衣錦就期年外看不為手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而為期年即在其中

○禮論文死在棺將遷葬柩廣通之也廣韻殯發也○衰緩同緩之言權也言中推痛也左傳安嬰喪練斬杜注練在胸前禮記斬衰父服齊衰母服喪服小記注方氏曰當心曰衰當背曰負成左右曰辟通謂之衰

○德水李珣學家要訣注云疏食務飯也水飲不食羹也○成者鹿也○禱吉也自致至此不計開也

論語大集 卷之二十七

不理會如何得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

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

敢強上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

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菘音既葬蔬平音食嗣水飲

受以成布宋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

算成斬衰三升如今漆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

精謂之大祥食醯醢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

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

卒哭疏食水飲可以食醯醢矣父母之喪既殯

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醢矣父母之喪既殯

縗取相緣去聲○宋子曰縗今淺絳色小祥以縗為

反深色要平聲經音不除無食稍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耳要平聲經音不除無食稍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

不察也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醴酒前以水

一兩為一溢以為醴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醢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醢矣父母之喪既殯

卒哭疏食水飲可以食醯醢矣父母之喪既殯

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

精謂之大祥食醯醢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存疑不故不為也。只是  
恐上言不為食旨聞樂居  
處今欲安則為之是為食  
籍衣籍即墓年之後也。

女安則盛矣。君子之居喪食旨不聞樂不樂於處

不安故不為也。女安則盛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

端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意。厚齋馬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

除喪而見之琴瑟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

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子

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廡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

門人高流也。且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其後勝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曰易月無復聽於家室。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問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葬於父母之

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

他單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

○薛敬軒曰：父之於子懷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三年之喪乎。

○家刻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使罷既有三年之愛。如何却無三年之喪。以見見子之不仁。

○東瑤泉隱淵云：首言宰我喪欲為期。由於不仁。而

惡親。又言君子喪必三年。由於不忍。以惡皆推其

心言之。故曰深探其本也。



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稍衣餽者由其不忍懷抱也又

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

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

之問又以食稍衣餽為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

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記三年間君子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主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

三年間曰先主焉為之  
中制節范氏中制字出  
于此乎  
○按記中字上有五字制  
字下有節字

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踐其至而及之耳

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

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

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蒸飯文其過也竊以為宰

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

戰栗之對方書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

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宋子曰短喪固是不仁

然其不隱不實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

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詭人以仁亦未嘗絕人

以不仁今高子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也○或問

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

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

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



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爲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爲之文其過之言聖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爲仁失之則爲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爲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爲之謹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爲靡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爲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

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諱之則有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有支瑣細之論以爲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安矣則爲之爲不與人爲僞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曰不肖者歧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爲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法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主以禮爲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



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問夫子斯言而由其必有以側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匹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之。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階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

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其待人接物忠厚為加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史記蘇秦傳六博並行六棋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

○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烏曹作籀。

說文亦從一十音，疎而

**已止也**

**李氏曰**

聖人非教人

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奕

宋子曰：心若

○杜靜嘉筆記云：此与群  
不意此置心於不用同歸  
於難而已矣。  
○蒙引曰：難矣哉，兼無以  
入難終有傳書說。  
○李九我曰：難矣哉，兼終  
日來言其難，度自是冷語。  
蓋人心必有所寄，若飽食  
之心，如何度得月。  
○湛井泉曰：心貴于善，用

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有用則心有



用之不吝焉。猶甚于不用也。世有謂用其心而不足者。于道者矣。用而不用。勿動。勿忘。用之至也。終日云者。猶發其辭云云。心雖下息。不用不可也。

○徐做弦曰。子路問得來。粗夫子益之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  
○存疑云。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何也。義以為上。則當為便為。無所畏避。何勇如之。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七

所主只看如今。總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總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欲博奕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正之放越。而莫知其極。猶為愈焉。此章本抵言無所用心。則畏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

此章進字後。後漢書。○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亂。小人無義而無勇。為盜。此章進字後。後漢書。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

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

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

答也。宋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

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惟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是。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一。上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



正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  
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  
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君下流而誅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京誦所諫反

誦誦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誦上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

子惡之宋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益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

○此章言用惡之公總見聖賢維世之意也通章以聖字為主舊說與天下之狂狷下節抑天下之飾情之類玩來非本旨首飾之惡惡人之不善悖乎德者也下節惡人之飾善者亂乎德者也不可以聖賢之惡分優劣

可惡

○袁了凡剛正目不自為下訓上而曰為下流其人不但在下此亦是制行卑污者 此說分曉從者鄰

傷下位者遊

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  
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  
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慶幸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憂者惡

評以為重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評居諷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何音簡察也評謂攻發人之

陰私○**陽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

○蔡晉江劉記云孔子所惡惡人之不善者子貢所惡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無善言人自警之別亦不可入聖賢所惡之優劣也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入也

宋子曰天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

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受人故惡無入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窮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事以惡入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真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以得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存以盡入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友人亦不從事於微訾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友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於稱惡訕上擊子貢也

○存疑女子神妻也  
○蒙引養猶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亦去聲

微訾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峰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者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訾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望者而言之也。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宋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

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

許去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南軒張氏曰女子陰類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



○論語伯玉五十而知  
四十九之非，衛武公九十  
詔於國曰：無以老耄舍我。  
朱子謂：人雖八十亦當視  
室將去，况四十乎？倘見惡  
後能一噴醒，豁然改過，亦  
皆可以有進。女可以聖人  
之言自弃哉。  
○古詩少壯不努力，老大  
徒傷悲。

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  
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  
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蒞之，則禮  
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  
之意。莊慈，其不近  
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而言不知其為

誰也。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  
行之士，不徇流俗，眾必群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  
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陳子曰：見惡亦謂有可

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入

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

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

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意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

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  
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峰饒  
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  
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  
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終

○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  
○按殷紀謂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次序如此不同當以經文為正  
○蒙引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  
在先云朱子或問從史記  
不必用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凡十章通考勿軒  
熊氏曰孔

子出處凡一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  
皆稱以行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  
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  
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伯叔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焦漪園曰箕子諫紂不  
聽曰殺身以彰君之惡而  
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  
解衣被髮佯狂為奴遂隱  
而鼓琴以自悲柳子厚云  
微子已去比干已死若使  
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  
亂以首存國無其人誰與  
共理是以隱忍而為此也  
此意亦好○三臣行事不  
同如比干之死其心緒固  
足暴白於天下后世若微  
子之去迹似俱禍箕子之  
奴跡如怕死恐昧者不無  
遺論故夫子原其心而摠  
斷之以仁仁者心之理也  
夫者奴者與死者行雖不

此章見觀人當求其心也



同俱是懇惻。悟者真誠。愛國而合乎理之當然。其無愧於心一也。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史記

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諍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諸理齊，王意云：周家謂商無仁人。而夫子曰：三仁。殷豈真無仁哉？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有之，而不用也。可慨哉。

○徐岩泉曰：皆有痛哭流涕之意。純是天理。除却天理，則無可爲。此其心事，真可對天地格鬼神。光明正大。絕無纖瑕。非仁而何？○朱子以箕子爲難處。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

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

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其

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之？宋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却又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難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



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主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難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賜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法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有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

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心寔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囚而不離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問人因孔子殷有三人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隴則微子之去



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可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為正。又只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平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拂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拂則似有所拂。而實無所拂。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

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拂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聲焉。於

士師獄官

魯齊王氏曰。舜命皋陶。汝惟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黜退也。柳下

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誅士。皆掌獄詞者。

○吳省菴引躍云。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是固不必去。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又何必去。摠見世能容枉道。不能容直道。以示不



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

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

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

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

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宋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巳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

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

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

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

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

○孟子公孫丑篇云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南申然與  
之借而不自失焉

以為和而介然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

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

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

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黜志辱身後而止之

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恥所以黜而復仕

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

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

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也而適他國矣其言泛

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辱去然

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

**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

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

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



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  
 耦耕荷蓑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矣。  
 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  
 無可無不可蓋於楚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  
 也。○**冠齋黃氏曰**列三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  
 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  
 ○**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  
 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後而惡  
 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饒峰饒氏曰**榜下惠謂  
 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  
 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  
 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惠駢氣雍容不  
 迫而不極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祖也。胡  
 泳嘗云。毗蟲辭靈丘而請上師。上師在邑宰之下官  
 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  
 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

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  
 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  
 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  
 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景公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人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

**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  
 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安嬰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音隱曰滑稽亂也稿  
 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  
 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下。崇勢逐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

○**蒙引**齊景公之待孔子  
 也其言曰若必如魯公所  
 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  
 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  
 季孟二氏之間者待之既  
 而又曰彼雖賢奈惜乎吾  
 老而不能用人也。  
 ○存疑云待孔子之禮所以  
 待孔子也下二句皆待孔  
 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  
 說



以為國自天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

息者生也言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

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

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

面語御音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

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

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

○焦漪園曰程子語愚意不然堯舜舜迭為賓王湯於伊尹學然而后臣之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亦未為過當乃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便教矣

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寬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伴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為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往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亡宜矣



○焦滯園曰。夫子去之而  
有精蘭之操。彼婦之歌。○  
歌操記此。習習谷風。以陰  
以雨。之子于。既遠。送于野。  
何彼蒼夫。不得其所。道遠。  
九則。無有定處。世人聞。不  
不知賢者。年記。逝邁。一身  
將老。○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請可以死。敗。優  
哉游。哉維以卒歲。

○蔡晉江。劄記云。孔子去  
齊而。及魯。以景公之不能  
用也。有賢不能用力。以與  
魯會。既用之。又恨其先也。  
而用計以沮之。齊亦險而  
拙也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或作饋

此章見聖人言前走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在呂。史記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餽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

供車馬。客來而宿。在。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吉。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盡致

地焉。卒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康樂。舞曲名。見索隱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姆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  
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  
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

與有爲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

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

可以不若此之速。必別。請。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  
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



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焉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天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入用之忘已而思入思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賜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覺自強之日也而竟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內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二

○正義云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琴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

去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

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正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人謂之楚狂。

○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峨眉山食菌樵實黃菁子壽數百

年。○代辭編曰世常恨古人姓名不傳以愚觀之亦有姓名固是而求之過者反

○焦滿園曰楚狂是陸通接輿太子之輿而歌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無道而不

隱故以為德衰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太子之鳳如無梧桐何何德之衰非鳳兮之衰梧桐之衰也楚狂有

論語大全 卷之七 九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接輿楚人伴狂避世時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

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

音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

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

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靈鳳

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

○唐荆川曰楚狂以鳳尊太子鳳治則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太子何分于治亂

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益知尊太子而趨聲去不同

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懃諄復

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益不啻如冰炭白黑

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益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

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

○存疑云趨而避之其卓然自信可見然其處已則是其處聖人則非雖然當今之世欲求其人不可得矣



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減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反歷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晝楚改沮溺丈人不復晝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焦澗園曰長沮桀溺與丈人想皆不知其姓名記者因其人之實而名之沮者沮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丈者是老人之稱也○代醉編曰余亦以為姓名沮也高士傳言張良椎擊始皇改姓為長當時必有長姓故良變之如無其姓而亂姓為長是自明也漢有襄城侯樂龍雖胡姓然胡既有此姓安知中國無此姓耶是樂龍亦未可謂非入姓名也○水經註謂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此未知何據又尸子曰楚莊接輿耕于方城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朝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輟徒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擾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蒙引想當時子路之問長沮桀溺必見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桀溺必聞故不問孔丘而獨問仲由○桀溺曰我看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邪言欲變易誰耶且彼在魯不各則去之齊之齊不合之齊之齊不合則去之彼處彼處又不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避入之士也



○存疑消滄水之流而不  
反也。言人每趨於惡不復  
反而為善。國且趨於亂不  
復反而為治。誰與易之言  
誰人與不變。惡為善。變亂  
為治也。  
○杜靜臺筆記云此誰字  
與下斯人之徒俱兼君民  
看方遠。

○虛齋曰鳥獸是飛走之  
屬則不可以同群矣。彼天  
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  
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  
○斯人指天下之民言。  
○黃會稽發明云此皆及  
桀溺之言。然二人所見所  
孰實同。答以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獲獲救

反種也。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亦不告以

津處。爾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告。以天子之

以天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

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獲

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無音武。與如字。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

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

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

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

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

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

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

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

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

命語

卷之十

十一



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

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

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

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

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

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

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

為中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

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

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此言身有仁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蒙引杖所芸之器杖頭必鋤槩謂之杖耳蓆竹器蓋簾也植其杖植立也蓋

植蓆始至杖猶未植也今始植而芸子路問曰子見吾夫子乎丈人蓋知其為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曰汝於四體則不勤於五穀則不分從遊于遊食而已而乃問夫子於我我知孰為尔夫子亦○吳仲

珠曰不勤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蓆徒用反 右訓 吳仲珠之意 左訓 祭虛幣之意

丈人亦隱者蓆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5 345 35 900" data-label="Text">

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桓公周

-45 345 -5 900" data-label="Text">

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來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

-85 345 -45 900" data-label="Text">

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

-125 345 -8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165 345 -12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205 345 -16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245 345 -20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285 345 -24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325 345 -28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365 345 -32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405 345 -36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445 345 -40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485 345 -44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525 345 -48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565 345 -52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605 345 -56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645 345 -60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685 345 -64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725 345 -68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765 345 -72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805 345 -76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845 345 -80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885 345 -845 900" data-label="Text">

子路拱而立

-925 345 -885 900" data-label="Text">

去聲草也



知其隱者敬之也。

○存養為黍飯也。殺雞為黍野人之盛設也。

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子路曰：「不在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吳省菴引躍不以義言。察身為輕。亂倫為重。以察身之故而亂大倫。是知道之不行而不知義之常行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無疑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序朋友有信是也

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

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

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新安陳氏

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饜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福州

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

意必自見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變之也未知是否

此寫本也

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

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

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

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

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植子受女樂又行

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

所以行義也義則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

患於不行不谷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

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

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

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文

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

夫君臣之義又焉得而廢之乎彼益欲潔其身而不

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

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

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

路雖循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益因子路之



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于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

○蔡虛齋曰為字不必從  
饒氏作作為說

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莊子駢拇篇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決破壞也。○**雙峰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可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慮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決水壞隄防便走了水性命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



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

義不潔身而必以其正而御衆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

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

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

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

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

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

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

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

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所以仕也特

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

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

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蓋隱行怪視之愚意

未知是名宋子曰無道而隱據伯玉柳下惠可也被

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蓀亦非中之士也○勉

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

子雖不容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

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

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

人其清風高節猶使入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



是其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  
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  
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入此真名言○  
雲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  
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  
於此四人有一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  
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  
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旬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鄭申甫曰以逸字作隱  
逸解不知柳下惠何曾專主於隱高中文解逸字甚是聖人渾渾言已之趣操與逸民不同耳不可抑  
民以自揚也○高中文曰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款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  
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係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黃葵峰曰上有子曰丁字則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者人謂之也中論中慮則夫子論斷之也惠之不  
著若者才幹小官三黜不壬人以夷齊非若等比之謂其降志辱身耳然其言必當事理不少曲言  
以全入也行必當人心不火枉行以從人也其斯而已矣所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也

○許敬菴曰書曰慮善以  
動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  
之為言皆精於思之謂中  
慮猶發而中節之中註謂  
合人心恐未精

○蒙引云其斯而已矣指  
中論中慮言謂其所可取  
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  
善也

○記注意愴解倦也  
○陳澧曰三月親始死時  
也不忘謂哀痛之切雖不  
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  
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  
解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  
衰不脫經帶也憂謂憂戚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又少降志  
可見不立忘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論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

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月不忘三月不解居隘反暮悲

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月

也言其生於夷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

狄而知禮也慮對倫而言



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論謂所  
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  
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峰饒  
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  
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  
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短髮文身裸以為飾左傳襄公七  
伯端委以沼周禮仲雍嗣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  
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  
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  
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  
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

○包曰及置也不復言世  
○南軒曰放言謂其言放  
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  
○黃葵峰曰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亦人謂之也中  
清中權亦夫子斷之也人  
以連之仕而事人言必中  
倫比之謂其隱居放言耳  
然其隱居也塵俗不得而  
染之汗世不得而挽之是  
乃居身於高潔處也於貞  
自而合乎道之清者也其放言也自托為不堪世用乃所以善處而藏用也自示為若同棄人乃所以從  
宜而避人也其為高潔處也於伴狂放言法於輔與而合乎道之權也  
○姚承菴曰教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无自遺逸之意一欲自逸胸中即有不可不可夫子隨時變易

以從道惟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

○薛方山曰夷氏逸名夷詭諸之族也族人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姑為那大夫獨逸隱居不仕  
○存疑云隱居則行未必中倫矣放言則言非中倫矣然身中清廢中權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背也

廢固宜有之○雙峰饒氏曰中清中權是  
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反是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南軒張氏曰無可  
者不以可為主也  
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  
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  
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

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  
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入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下隅之士耶設有入焉  
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  
苟合之人耶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

○蒙引云無可無不可以  
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  
不可不可若重則當自有可  
不可在安得無不可不可



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不可有不可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

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峰饒氏曰：夷徒不同，遂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甚全然忘世底人。桀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容，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則言不谷。先主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

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制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遜庭矣。故言雖不谷，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下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



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

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

子斷丁亂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

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味

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

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俱而不自失

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故言謂其言放而

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

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

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

之撰矣宋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子讓

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

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

○禁鹿齋曰不言初飯者或大師少師堂之或當時無其人丁或其人不至必初飯者然朱子又曰諸侯三飯則初飯無子然其事情以初飯以三為四似亦准必○脾好音樂故以此勸之

之時神雅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甲况其不夫太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擊適齊大音

大師曾樂官之長擊摯其各也

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太司樂王太食三箴皆令奏鍾鼓

胡白樂月半以樂于繚缺皆名也宋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

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

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



○謂道云。齊楚秦蔡皆曰。適是去。此適彼。似避地之意。河漢海皆曰。入。是深入。不返。似避世之意。

之儻雅。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播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 海海鳥也。

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

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淡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益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

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備反魯。嘗治

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

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鄒嶧山折衷云。大意重在夫子正變之功。上不重魯之衰。意。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途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土者，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

○林次崖曰：四者皆忠厚之道，乃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不弛其親，師篤於親也。

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泛，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章見五國自也原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圖者。石山金氏曰：施，福本同。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



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太故謂惡逆季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在賢而不貳敬故而不

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

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

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嘆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峰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

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峰胡氏曰周家

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

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此章見有八士之盛也

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

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二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

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

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

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

○一字恭曰考汲冢周書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又宜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是八士皆南宮氏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蓋八士皆嘗為虞宜所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

○蒙引云一母四乳乳育字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妹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其有傷矣思古之心乎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小士

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

音音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

歎益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

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

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

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

益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節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

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

往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

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

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

處之義也至於樂士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

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

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

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下姓小士以終之所以

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